

人文



动物



动物符号与中国文化



姚立江 潘春兰 /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人文动物

——动物符号与中国文化

姚立江 潘兰香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二
寸
参
斤

责任编辑：曾一丹

封面设计：李 梅

人文动物

——动物符号与中国文化

姚立江 潘兰香 著

出 版 者	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通讯地址	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邮 编	150008
网 址	www. longpress. 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 net
制 版	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
印 刷	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印刷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2.375
字 数	300 000
版 次	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207-05576-5/G·1236

定价：19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，印刷厂负责调换)

引 言

所谓人文动物,是指在人们的观念中,具有人文功能和象征意义的动物。

人与动物共处于同一个自然世界。人与动物之间,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。这种依存关系,既是物质的,也是超物质的。动物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衣食和助力,不仅是人类的朋友和伴侣,同时也是人类丰富复杂的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。人类社会的许多文化观念都曾涂染在那些动物身上,使它们由自然动物变为人文动物,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化表征符号。在信奉“天人合一”自然价值观的中国古代,动物的人文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显得尤为丰富和突出。

中国的原始先民像美洲印第安人和世界上许多原始部落一样,相信他们同某种动物具有神秘的血缘联系,他们视这种动物为最初的祖先和氏族(民族)的象征,而对其顶礼膜拜。诸如商人所崇拜的玄鸟,羌人所崇拜的羊,闽人所崇拜的蛇,以及彝族、纳西族、土家族、白族所崇拜的虎,瑶族、畲族、苗族、黎族所崇拜的犬,便属于这种神圣的图腾。

中国的先民不仅把氏族的起源归之于动物祖先,甚至在追溯天地开辟、万物起源时,也把创造之功归之于某种神圣动物——创世神兽。他们相信是老鼠咬开了原初的混沌,形成了最初的天地。他们相信是牛、虎等动物化生了万物,它们的毛发变成了草木,骨

头变成了山石,眼睛变成了日月,血液变成了江河。他们相信最初的陆地负载在龟、鱼、牛等动物的背上。他们相信是犬、鼠等动物在遥远的天国或海中之国为人类盗取了谷种。

中国的先民为了使自己的种族在艰难的环境中生殖繁衍、绵延不绝,曾把那些在生殖能力上优于人类的鱼、蛙等动物视为崇拜和祈求的对象,并借助巫术手段,达到与鱼、蛙等动物的交感互渗,从而促进自身的繁衍生殖。

在天人合一、天人相感的自然价值观支配下,中国人曾把许多动物现象视为上天意志的符号表征。那些比较罕见且颇具美感的动物,如白虎、白狐、白鹿、白雉、苍乌、朱雁等鸟兽的出现,被视为统治者的道德品行及政治行为符合天意的证明;而一些反常的动物现象,如母鸡打鸣、群羊疫死等,则被视为上天对君王失德、国家失治的谴责。

在天人合一、天人合德的自然价值观支配下,中国人还曾把许多动物的生物特性比附为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,如羊的善群、从师、死义、知礼,雁的知时、识序、贞烈、灵智等,并把这种作为伦理规范、道德准则象征符号的动物施之于礼仪活动,如中国古代的贺礼、婚礼等。

在中国的民俗文化领域,动物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人们曾借助虎、狮、犬、鸡以辟凶驱邪,借助蝙蝠、鹿、蜘蛛、喜鹊、龟、鹤等表达对福、禄、喜、寿等吉祥事项的追求。

就某一个具体的动物符号来说,由于其本身可能引起人们多方面的联想,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观念的不断积淀,其人文功能和象征意义也往往具有多面性和多重性。如乌鸦既是太阳神鸟、慈孝之鸟、祥瑞之鸟,又是不祥之鸟。燕子既是司分之官、请子之候鸟,又是家富之证。狐狸既是图腾神兽、祥瑞之兽、灵兽,同时又是民间俗信中的妖兽、大仙。牛不仅是图腾神兽、创世神兽、农耕之神,同时还是神话传说和民间俗信中的雨水之神、镇水神兽。

关于动物的人文功能和象征意义,古代文献如《禽经》、《续禽经》、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》等多有记载。中国古代的类书如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渊鉴类函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,更分门别类地汇编了各种古籍中有关鸟兽虫鱼的论述。这些论述很少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诗动物,而多半都是从文化的层面去审视动物。现代民族学、民俗学的田野调查,也发掘了大量相关的资料。通过上述资料,对各种动物的人文功能和文化角色进行分析、概括,并在此基础上,对动物在中国古代文化建构中的作用、意义及其规律进行理性透视和科学总结,以揭示人与动物在文化意义上的依存关系,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。

本书的写作,是作者对这一课题研究的第一步,属个案研究,分别论述了三十余种动物的人文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,故名之曰“人文动物”。下一步,拟撰写一部名为《动物与文化》的专题研究著作,对人与动物在文化意义上的依存关系进行全面的、宏观的、科学的梳理和总结。如果本书能够唤起读者从文化的高度去关注生态环境中的动物,作者将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
姚立江

2002年1月



目 录

引 言	1
一、千龄寿鹤，或舞松枝	1
二、鸳鸯于飞，啸侣命俦	12
三、芭芭鸣雁，顺时翱翔	18
四、翩翩无鸟，载飞载扬	27
五、营巢有因，惟鹤无伦	39
六、杜宇之魂，化为杜鹃	46
七、孔雀翠尾，自展其身	53
八、鸡鸣节时，家乐无忧	59



九、赫赫赤乌，惟日之精	75
十、巢鸣室北，声丑可避	86
十一、虫之清洁，可贵惟蝉	95
十二、老蚕不作，家无织帛	102
十三、蜂美于须，蛾美于眉	108
十四、蜘蛛作网，以伺行旅	116
十五、千岁蝙蝠，色如白雪	127
十六、以易名经，取其变也	133



目 录



十 七、蛤蟆群坐，从天请雨	141
十 八、岂其为祥，必河之鲤	160
十 九、天生神物，十朋之龟	172
二 十、因狮子吼，成阿罗汉	194
二十一、婉婉白虎，优仁是崇	205
二十二、君子豹变，其文蔚也	218
二十三、变幻灵犀，雄威赫奕	224
二十四、瑶光之星，散而为象	232



二十五、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	238
二十六、青丘奇兽，九尾之狐	248
二十七、白兔捣药，兴福降祉	267
二十八、以狸致鼠，虽工不能	277
二十九、天生万虫，鼠最不良	283
三 十、马安龙精，爰出水类	304
三十一、爰出土牛，以戒农事	315
三十二、羔羊皮革，君子朝服	332
三十三、封豕沟渚，水潦空谷	353
三十四、中夜犬吠，盗在墙外	364

一、千龄寿鹤，或舞松枝^①

——说鹤

鹤是一种大型涉禽，有丹顶鹤、灰鹤、蓑羽鹤等多种，在中国古代素有“羽族之长”、“一品鸟”等美誉。清陈淏子《花镜》说：“鹤，一名仙鸟，羽族之长也。有白，有黄，有玄，亦有灰苍色者。但世所尚皆白鹤。”古人所崇尚的白鹤，即丹顶鹤，又名仙鹤，现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，白羽朱顶，体瘦胫长，风姿秀逸，神态潇洒，飞则出于五云，唳则闻于九天，确实具有一种脱俗的“仙气”。鹤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珍禽，鹤身上所凝聚的丰富的文化意蕴，在鸟类家族中罕有其匹。

一、鹤比贤士

古代中国人有一种观照自然



千龄寿鹤 或舞松枝

^① 南朝陈徐陵《双林寺碑》。



的独特方式，他们习惯于用自然物象与人“比德”，不仅如美学史上所说用山水比德，用水玉比德，同时也用禽兽比德，即把动物的某些生物特性与人的道德观念相比附，赋之以人的某种品德。如《说文解字》说狐有三德，《本草纲目》说雁有四德，《韩诗外传》说雄鸡有五德，《檐曝偶谈》说蚕有六德，《增益经》说孔雀有九德等等。这种“禽兽比德”的观照方式，实质上是中国古代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价值观的一种具体表现。中国古代的自然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价值系统。古人认为，自然的规律和道德的规律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，宇宙中的自然万物都含有道德价值，所谓“天人合德”。所以他们往往不从知识的途径去探索和认识自然万物，而是用伦理道德的标准去契悟和审视自然万物，将自然万物道德化，赋之以一定的道德价值，以期“在对自然的师法中戮力励行，提升品德”。^①

比之山、水、玉、石，自然世界中的动物在生命特征、生存规律上与人类更为接近，更易成为“君子比德”的参照和坐标。正如谭子《化书》所云：

夫禽兽之于人也，何异？有巢穴之居，有夫妇之配，有父子之性，有死生之情。乌反哺，仁也；隼悯胎，义也；蜂有君，礼也；羊跪乳，智也；雉不再接，信也。孰究其道？万物之中，五常百行无所不有也。

因此，许多本来无意识的、出于本能的动物特性和行为，便被纳入了古人比德式的观照视野，被衍绎、升华为伦理范式和道德准则。

古人之所以对鸟类家族中的鹤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和崇尚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鹤可以用来比譬表征君子的行止品德。

宋陆佃《埤雅》云：

鹤体洁白，举则高至，鸣则远闻，性又善警，行必依洲渚，止必集林木。

^① 傅道彬《歌者的乐园》第4页，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。



《花镜》云：

（鹤）行必依洲渚，止必集林木。雌雄相随，如道士步斗，履其迹则孕。又雄鸣上风，雌鸣下风，以声交而孕。尝以夜半鸣，声唤九霄，音闻数里。有时雌雄对舞，翱翔上下，宛转跳跃可观。

在古人看来，鹤体洁性清，飞高鸣远，行中规矩，舞合韵律，饮食淡泊，不涉淫欲，俨然君子，堪比才俊。所以唐代皇甫湜《鹤处鸡群赋》称其为“鸟中之贤，且具天下之美”，宋代苏轼《放鹤亭记》则说：“其为物清远闲放，超然于尘垢之外，故易、诗人以比贤人君子。”

《易·中孚》云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鹤鸣》云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”鹤鸣于幽隐之处，其子也能循声应和；鹤鸣于深远之泽，其声也能响彻云天。历来注家都认为这是“君子言行之象”^①，比喻君子“德至幽，而有至著者”^②。后来人们便化用易、诗之义，把修身洁行而有时誉的人称为“鹤鸣之士”，如《后汉书·杨赐传》：“斥远佞巧之臣，速征鹤鸣之士。”征召贤士的诏书也因此被称为“鹤书”、“鹤板”，如孔稚珪《北山移文》：“鸣驺入谷，鹤书赴陇。”王勃《上绛州上官司马书》：“鹤板征贤，累发非常之诏。”而鹤板上的书体则被称为“鹤头书”，萧子良《古今篆隶文体》云：“鹤头书与偃皮书，俱诏板所用。”

中国古代还有“君子为鹤”的传说。《艺文类聚》卷90引《抱朴子》云：“周穆王南征，一军尽化，君子为猿为鹤，小人为虫为沙。”今本《抱朴子·释滞》云：“山徙社移，三军之众，一朝尽化，君子为鹤，小人为沙。”“君子为鹤”的传说其实也是以鹤与君子比德为观念基础的。

明清时代官服的补子纹样，文官一品均为仙鹤。鹤被誉为“一品鸟”，正是由此而来。传统吉祥图案中有“一品当朝”（图一）、“一

① 《坤雅》。

② 《古文观止》卷11，《放鹤亭记》注。



品高升”，前者为鹤立潮头岩石的纹图，后者为鹤在云中飞翔的纹图，用以祝人仕途腾达，指日高升。其实，补子纹样中的仙鹤既是官职品级的标志，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修养的形象化准则，意在表明，为官一品者要像鹤那样行规步矩，修身洁行。

在传统吉祥图案中，还有所谓“伦叙图”，又称“五伦图”，画面为鹤、凤、鸳鸯、鹭、鹤鹑组合的纹图，用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五种社会关系。其中凤表示君臣关系，鸳鸯表示夫妻关系，鹭表示朋友关系，鹤鹑表示兄弟关系，而



图一 一品当朝

鹤则被用来指代父子关系。《易经》中的“鹤鸣在阴，其子和之”是说鹤子应父声，施之于人事，则可比拟为对家长意志的驯顺服从，这正符合传统伦理规范中的父子之道。所以在“伦叙图”中，人们使用鹤作为父子之道的形象化表征符号。

此外，吉祥图案中还有“一琴一鹤”，表示为官清廉、不贪不腐之意。典出《梦溪笔谈·人事》及《宋史·赵抃传》。赵抃任成都转运使，到官时，匹马入蜀，仅以一琴一鹤相随。后来人们便用“一琴一鹤”作为为政简易、居官清廉的形象化比喻。

二、鹤寿无极

幸福观是伦理学的出发点，因为一切民族都以幸福为人生的最大追求。但不同民族的幸福观也存在着很大差异。西方传统的幸福观是以快乐为核心的。早在古希腊时代，著名学者亚里士多



德在其所著《伦理学》中解释幸福的含义时,即把快乐放在了第一位。^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则以寿为核心。民间俗语中有“五福寿为先”的说法,吉祥图案中还有“五福捧寿”图,画面为代表“五福”的五只蝙蝠,环护着位居中心的一个醒目的“寿”字(参见图三十三),直观地表明了中国人以寿为核心的幸福观念。

鹤的寿命可达 50~60 年,堪称鸟类家族中的寿禽。古代中国人在祈寿心理的驱动下,把鹤的这种生物特性延伸、升华为一种文化品格,使之成为寿文化的重要象征。《考槃余事》云:“鹤,仙禽也,于物为多寿。”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云:“鹤寿千岁,以极其游。”《瘞鹤铭》云:“鹤寿不知其纪。”《浮丘公相鹤经》则称其“寿不可量”。因此,人们便用鹤寿、鹤龄、鹤年,鹤算等作为祈祝长寿之词,如宋代韦骥《醉蓬莱·廷评庆寿词》:

惟愿增高,龟年鹤算,鸿恩紫诏。

再如民间寿联:

杖似鸠形喉不噎,筹添鹤算寿无疆。

甚至还有人以鹤龄、鹤年命名,如同“松龄”、“龟年”一样,用以表达长寿意愿。

鹤作为长寿的象征,也成了吉祥图案中的重要题材。如鹤与龟相配的纹图,称为“龟鹤齐龄”或“龟鹤延年”,白鹤衔桃的纹图,称为“鹤献蟠桃”(图二),皆用来表达对生命长久的祈盼和祝愿。最著名的则是“松鹤长寿”和“鹿鹤同春”。



图二 鹤献蟠桃

“松鹤长寿”图称谓颇多,诸如松鹤长春、松鹤同春、松鹤遐龄、鹤寿松龄、松鹤延年等。松和鹤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生物,作为涉禽水鸟的

① 参见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》第 6 页,向达译,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。



鹤几乎完全不可能出现在松树下,更不会停留在松树上。但是松与鹤在古人的俗信观念中,又确实具有某种相似性。松为百木之长,长青不朽;鹤为百羽之宗,寿不可量。二者同为寿文化的重要象征。正是基于这种观念,古人大胆地突破了自然的限制,使松与鹤发生了关联。《抱朴子·对俗篇》引《玉策记》:

千岁之龟,五色具焉。……浮于莲叶之上,或在丛蓍之下。……千岁之鹤,随时而鸣,能登于木。其未千载者,终不能集于树上也。

陈徐陵《双林寺碑》:

百纪游龟,皆登莲叶;千龄寿鹤,或舞松枝。

在传统吉祥图案中,鹤与松更被定格在一起,“千岁之鹤依千年之松”(图三)便成了著名的寿文化表象符号。

“鹿鹤同春”(图四)也是一个著名的吉祥图案,画面为鹿、鹤与梧桐或椿树组合的纹图。鹿、禄谐音,桐、同谐音,椿、春谐音,而鹤代表长寿,取“禄寿双全”之意。有时用鹿、陆(六)谐音,鹤、合谐音,或画六鹤以谐六合,则取“六合同春”之意,以表示国祚兴盛、国运绵长。杨慎《升庵外集》卷94云:“北方语合鹤迥然不分,故有六鹤及椿树为图者,取六合同春之义。”

三、鹤与神仙

鹤形体秀逸,性情幽娴,翩翩云汉,徜徉林泽,颇似一个潇洒超尘、放浪形骸的人,同时还具有“寿不可量”的文化品格,所以古人便视之为“仙禽”,称之为“仙鹤”,并把鹤幻想为神仙世界中的重要角色。



图三 松鹤长寿



在古代的神仙信仰中，鹤是人的世界与仙的世界的沟通者，是仙人飞升的理想伴侣和得力助手。《参同契》中有“御白鹤，驾龙鳞，游太虚，谒仙君，篆天图，号真人”的说法，《浮丘公相鹤经》则称之为“仙人之骥驥”。在仙话故事中，仙人往往要驾鹤飞升，乘鹤往还。如《列仙传》中的王子乔乘鹤升仙故事。传说王子乔是周灵王的太子，名晋，好吹笙作凤凰鸣，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学仙。后来王子乔“果乘白鹤，驻山岭”，升仙而去。唐张仲素《候山鹤》：“羽客骖仙鹤，将飞驻碧山。……蓬瀛如可到，逸翮讵能攀？”即咏此事。



图四 鹿鹤同春

再如著名的黄鹤楼故事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 112 云：“黄鹤楼在（江夏）县西二百八十步。昔费祎登仙，每乘黄鹤于此憩驾，故号为黄鹤楼。”王世贞《列仙全传》卷 9 所记最详：费文祎，字子安，是个好道得仙之人。一次偶过江夏，在辛氏酒馆喝了几年没付钱的白酒。为了表达谢意偿还酒钱，费文祎在酒馆墙壁上画了一只鹤。这只鹤颇为灵异，“客来饮，但令拍手歌之，鹤必下舞。”辛氏因此而财富巨万。最后费文祎跨此鹤乘云而去，“辛氏即于飞升处建楼，名黄鹤楼焉。”唐崔颢《黄鹤楼》诗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即咏此事。

在古代仙话故事中，鹤有时又是仙人的化身。如《搜神记》中的丁令威化鹤故事：

丁令威本辽东人，学道于灵虚山，后化鹤归辽，集城门华表柱。时有少年，举弓欲射之。鹤乃飞，徘徊空中而言曰：“有鸟有鸟丁令威，去家千年今始归。城郭如故人民非，何不学仙



冢垒垒？”遂高上冲天。

再如《汉唐地理书抄》辑唐李泰《括地志》中的姚姮化鹤故事：

五山有五峰。昔村人姚姮尝于此采樵，忽遇仙人。乃还家，因入瓮中隐身。谓家人云：‘可七日勿开。’日限未至，家人开之，姮化为白鹤飞向五山。

作为仙人的骐驎和化身，鹤自然就成了道教的神物。走进道观，可以看到道士们都身着鹤氅，元始天尊等神像旁都有仙鹤侍立。中国著名道教寺院北京白云观内，有驻鹤石、友鹤亭等遗迹。受道教神仙观念的影响，古人还把人死归天称为化鹤、驾鹤，如挽幛中就有“驾鹤归仙”、“驾鹤上汉”、“英灵随鹤”等语汇。

四、爱鹤风尚

中国古代素有爱鹤风尚，尽管不同时代、不同阶层人们的爱鹤心态并不相同。

中国古代的爱鹤之风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：“狄人伐卫。卫懿公好鹤，鹤有乘轩者。将战，国人受甲者皆曰：‘使鹤，鹤实有禄位，余焉能战？’”懿公爱鹤，重物轻人，达到了近乎荒唐的程度，“民无役车之载，鹤有乘轩之饰；祸败之由，由乎失所。”^①最终导致了国亡身死的恶果，所以后人每每引做深戒。但此事也间接地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爱鹤的程度和养鹤的水平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齐王曾使淳于髡献鹤于楚。这说明鹤在当时不仅是贵族们的“耳目近玩”，还是国与国之间互通友好的珍贵礼品。

汉代人则把鹤视为吉祥富贵的象征，而立于华表之上。《尔雅翼》云：“古以鹤为祥，故立之华表。”此即《瘞鹤铭》所谓“华表留名”。

魏晋以后，养鹤、爱鹤之风开始从君主阶层扩大至士大夫阶

^① 晋钮滔母《与从弟孝徵书》。



层。三国吴陆玕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》说：“今吴人园囿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。”晋代文学家陆机的故事很能说明当时人们的爱鹤风气。陆机为华亭人，很喜欢鹤。任河北都督时，听到警角之声，便对孙丞说：“闻此不如华亭鹤唳。”后来河桥兵败，为成都王所诛，临刑时，犹顾左右而叹曰：“欲闻华亭鹤唳，可复得乎？”^①可见其爱鹤之深切。

晋代最有名的爱鹤者是羊祜。《方輿胜览》说他镇荆州时，“江陵泽中多有鹤，尝取之教舞，以娱宾客。”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也说：“昔羊叔子有鹤善舞，尝向客称之。”其实所谓鹤舞，是指鹤振翅徘徊之状。在古代典籍中，有不少关于鹤舞的记载，如《云笈七签》：“黄帝习乐以舞众神，感元鹤二八，翔舞左右。”《穆天子传》：“天子饮于孟氏，爱舞白鹤二八。”《韩非子·十过篇》：师旷为平公奏《清徵》之乐，“援琴一奏，有黝鹤二八，道南方来，集于郭门之垠。再奏之而列，三奏之延颈而鸣，舒翼而舞，音中宫商之声，声闻于天。”南朝宋鲍照曾作《舞鹤赋》，专门描写鹤舞的姿容神态。宋代林洪的《山家清事》还记载了训练鹤舞的方法：“欲教以舞，俟其馁而置食于阔远处，拊掌诱之，则奋翼而唳，若舞状。久之，则闻拊掌而必起，此食化也。”羊祜养鹤，教之习舞，以娱宾客，只是把鹤当做了“耳目近玩”，远非传说中黄帝、师旷时代鹤舞那样的神秘境界。

晋代另一位有名的爱鹤者是高僧支道林，其做法与羊祜完全不同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云：

僧支道林好鹤，时有遗其双鹤者，翅长欲飞，林意惜之，乃铄其翮。鹤轩翥不能起，复乃舒翼反顾，视之如似懊丧意。林公曰：“既有凌霄之姿，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乎？”养翮成，遂放之。

相对于“耳目近玩”，支道林更加看重鹤的“凌霄之姿”。所以他不忍约束它们，而是把它们养好翅膀，放归自然。支道林的想法虽然

^① 《世说新语·尤悔》及注引《语林》。